

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西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評士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塋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莖其五世未莖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以求治之。

魯鏡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眾。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傳辯雄。

偉而愛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一有耕
物義果於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
有為十字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
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
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志于心至其遠
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
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
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
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

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
友人廬陵歐陽脩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
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寒餒不自勝今
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
此年其家始克塋先生于其所將塋其子師訥與
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道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
先生之光矣敢請銘其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
也何必吾銘道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
與子之道兮逾愈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者

亦云違違一世之屯方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
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
傷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一作趙郡墓誌銘

并序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
行義脩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一無此字久矣當
至和嘉祐之間與其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
歐陽脩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
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

學補于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
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
者踈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
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
乎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果父諱
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
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
猶不知書職方君繼而不問鄉間親族皆怪之或問
其故職方君笑而不荅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
發憤謝其素所徃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卒

送士再不中文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
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
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
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作
論■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
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
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
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
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列之初脩為上其書召
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

箕是隆以表禮書乃以爲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
孫吳陳州項城縣此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
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
年四月戊申也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
光祿寺丞勅有司以舟載其喪歸于蜀若娶程氏大
理寺丞之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軼今為殿中
丞直史館輟擢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
邁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急難
死則卹卷孤鄉人多德之蓋臨而好易曰易之道
深矣河而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

聖人之言是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樂城人以官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數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則允可謂不亡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為晉陵著姓

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為宣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肥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為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此有知湖州為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為公立生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名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子內服除為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

慶支句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脩起居注以
本官知制誥兼句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
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
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又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
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
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
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
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
司審刑院群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
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竟舉奉使契丹館伴比

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公爲人清儉謹默內
剛外和群君笑語謹謹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
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莅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
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
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耻厚風
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
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一作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
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
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
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一作用

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
祖考之意皆不可一作遂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
者患之請更為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為不然曰使士
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
以公言為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為不便而卒用三
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群臣多以皇嗣為言未嘗
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嗣一作于山川即建言儲位
父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
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
行天人一作文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

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因家乘火德
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
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
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
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
然陰猶彊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
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而北二虜中國之陰
也宜為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
貝州叛公又以為登萊視京師為東北隅乃易一作少
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

損涸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
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
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
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立並配之失
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其後并州議
建軍為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
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為宋星遷實沉
於臺駘主水而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上以
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讎之
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曜

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
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為苟止而妄隨故其
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
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
使公既慎靜而當夫一作任元顧惜大體而群臣方
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默之曰變法古人
一作之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
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
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為一

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
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
信深戒遺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
此英宗即位拜遷作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
仕未作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
杭州為政不略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
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即位遷左
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
以六月十一日薨于某州某縣某鄉之某原常州
其年十一月某日塋于某州某縣某鄉之某原常州

公之曾仲諱特與贈大傅用曰祖妣歐氏
氏進封晉陵郡太夫人公祖諱徽景贈太師祖妣楊氏
進封華陰郡太夫人亦氏亦與郡太夫人余氏丹陽
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察累贈大師華
中書令妣沈氏進封永陽郡太夫人具氏南陽郡太
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勳上柱
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四百戶
賜推誠保德朝戴功臣初娶吳氏進封蘭陵郡夫人
再娶向氏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為
都官負外郎次曰溥路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

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厚以書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脩人常寺大祝行脩守秘書省校書郎簡脩試秘書省校書郎世脩德修安脩奕脩慎脩益脩公自其字為進士知名于時揚文公億得其詩題于祕閣歎曰吾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為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為黃金子其坐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不可重也其為行曰勵至於肯顧常如布衣自有文德

十一精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墜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其氣温温舉必可法久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蔚有嘉話一作憂深慮遠不迎利趨畏勢反有或不後後必如之久矣一作而愈信篤辨不公思侍從之親樞機之密名字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一作宜國黃耆七十而止孰云名書惟善在人刻銘知名不朽

居士集卷第三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方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都人孫謙益校正

薛長孺墓銘鄉州州一作稱于一作

蘇君墓銘志也慈志也鎮

胡公墓銘兩浙路路一作風俗一作于山一作陰生於

子一作金歲一作十一月某日一作

封一本作曾祖地皆用起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衡陽文忠公集三十五

墓誌三首 祠一首附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

鄭君諱平字其衡州衡陽人也少倜儻有大志舉進士中天禧三年甲科為郴州軍事推官監潭州茶場坐茶惡免官久之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連州陽山縣為道州軍事推官丁母憂去官除諡永州軍事判官監衡州菱源銀冶以疾去官慶曆三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其所曾祖諱某永州祁陽令祖諱某江陵府建寧縣令父諱某

公諱襄字子恭諡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
甲科為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
館閣校勘慶曆三年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
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
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賦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
既已排群議進退一作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
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
事感激無所迴避一作有欲憐憐畏歛不敢撓法下政
而上得益與大臣閣議下詔勸農棄興學
校革弊修廢而天下閣議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

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為尤多四年以
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為福建路轉運
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為利為公立生祠于塘側
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
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叅知政事唐公介時為
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
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
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
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
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

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白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
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
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
復知泉州公為政精明而世一作閩人有字知其風
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
其甚害往時閩人七作多奸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
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
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
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
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

孝者則深自愧恨為鄉里羞而為民游手無賴子幸
而貪欲食利錢財來者無厭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
有親亡必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
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責終身困
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
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
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
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
率詣州請為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
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

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為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發竊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剔剔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間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在三年徙南京留守

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蔡氏之譜晉得事申郎克以末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為開封第一名勅京師後官于閩興方州領使一略二而一作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彊如少者歲時為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為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為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俗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

客有射矢誤中一有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
事既聞上一怒有以問公公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辯
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為文章清道粹美有文集若干
卷二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斷藁人
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
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
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
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
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為之惻然特贈吏
部侍郎官其子曼為秘書省正字孫傳作傳作及第之

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贈卹以曼尚幼命守
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
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
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勾將作監主簿曰
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曼也女三人一適著作
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其年某月某日塋公於莆田
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實惟士之貧寢寢蔡公
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
闕作問歸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

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為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為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

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為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止矣權判三司開圻司又權度支判官同脩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官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古狽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行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

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爲狗問公曰此所謂駁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媿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釋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延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群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柰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群臣請

而禮官前裕請祠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十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覺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稱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裕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及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

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此字態公方發大姓范偉
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
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為
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交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
頃子民民至今以為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早歉所至
必雨雪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
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
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
通其為文章尤敏瞻嘗具禁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
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

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
林學士者數美久而不遷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
八年八月召遷判三班院大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
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拒密使狄青
百羅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天開者若其規
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
物其事不聞于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
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眾而攻之急其難
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反付英宗講讀不
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

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
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
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補少間
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
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
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
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
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為謗
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齊州傳公方欲還公學士
未及而公病遂上於世是日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

事中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
戶二十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瑛贈大理評事祖
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
主客郎中贈工部尚書公再娶論氏皆侍御史
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
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
寺丞次當特大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
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
其兩孫盜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
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為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

而不較亦不介于曾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調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攸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為春秋之說曰傳曰推衡曰說倒曰文權三翰曰意林合四十一此無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全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攸與其子奉世皆葬公於其所知所葬相先墓以宗請銘乃為之銘曰

嗚呼惟仲原父學禮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人險危不傾畜大不枯奪其與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段知真能維古聖賢

自後享有如不信考斯銘

東陵縣令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君墓碣銘
并序

君諱瓌

字大冲姓吳氏興國軍永興人也曾祖諱瓌

祖諱

父諱恩迥五代之際自江以南為南唐吳氏

亦微

小顯君嘗李煜時以明經為彭澤主簿太祖皇

帝君

來朝煜不奉詔遣使勸討之前鋒兵破池陽

遣使招降鄆縣使者至彭澤其命欲以城降君以大

義責之且曰吾能為平代死爾乃共殺使者為煜守

城已降君為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君曰

固當如是爾主將義而釋之當是時當仕煜者皆隨煜至京師煜復補吏若獨棄去不顧大平興國二年詔求李氏特設之所存數遺者始至京師以為鄆州平陰主簿歷益州成都令陝州錄事叅軍襄州之宜城洋州之真符福州之連江楚州之鹽城耀州之同官軍後為零陵令以祥符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道卒于揚州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伏氏能讀書史有賢行後君十有四年以卒享年八十有二子男二人長曰晁早卒次曰中復今為起居舍人以景祐三年十月一月甲子合葬君夫人于南康軍都昌縣之長城

學春秋通三傳其臨大節知所守當五代時僭竊今裂喪君亡國不勝數士之不得守其節與不能守者世皆習而不怪君於此時獨區區志不忘李氏其義有足動人然而亦無為君道者考君之出處自重不妄宜其世莫之知而潛德晦善顯於後世克有賢子為時名臣君以子恩累贈尚書都官員外郎考於令品又得碣于其墓以昭令德而示子孫於是史官虛陵歐陽脩曰此余職也乃為之辭曰

世逢屯子廉耻道缺中國五禋号九州分裂朝存夕亡号士莫守節昧者習安号懦夫志奪偉哉吳君号

凜矣其烈世莫我知予不妄自伐有韞必昭予後世
而發嗚呼吳君子寓銘斯碣

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穀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穀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居士集卷第三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六

墓誌七首 碣一首 附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
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墓焉予有
諾_{字之}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
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_之之女希深之妹也
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
十以歸吾凡十七八年而卒卒_之夕歛以嫁時之
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_之之惟綴治其



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一作豐侈而必精以
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
卑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客止必怡
繼客一作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心始不推信於聖其出
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
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
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聞則盡能
商榷其入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
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
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也其

屈已下之耶惟以居德一作焉故合者尤寡十一無字
今與是人飲而歡耶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
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
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
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類呼嗚
呼其生也迫吾之貧布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
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歿而得
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子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
勤也若此子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
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

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墓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岸一作斷谷号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号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号卜者曰然骨肉雖歸作土号魂氣則存升天何必故鄉号然後為安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并叙

河東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施君卜以慶曆五年三月某日墓其夫人萬壽縣君子蘇州吳縣三讓鄉之陸公原以來請銘夫人姓徐氏世家通州之靜海七歲喪其母哀不自勝泣曰母女所恃以生者也無母

其復能生因欲投水火無其父兄力止之既長事其繼母則以孝聞年若下歸下施氏逮事其姑細維烹飪必以身蚤暮寒暑飲食必以時姑亡哀毀得疾逾年而後能起生五男一女男曰選舉進士某官知開封府太康縣曰述曰造皆將作監主簿曰迥曰遜高幼女曰錦娘慶曆三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河東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三夫人之生也事其繼母及姑皆稱曰孝及其歿也其夫之稱曰吾妻助我而贖其子之幼者曰吾母慈我其長者之稱曰吾母不以愛忘升我而以成人勗我使我至於有立凡施氏

外內婚姻宗族之稱者曰夫人遇我有禮而仁至于
 妾媵左右之稱者亦曰夫人於我仁而均嗚呼夫人
 之行至矣其勤而有法其施之各有宜可謂賢也已
 若夫男子見于外其善惡功過可舉而書至於婦德
 主內自非死節徇難非常之事則其幽間淑女之行
 孰得顯然列而詩之以示後惟視其所稱其思
別其財可知矣施君名昌言
世其稱曰此我則夫人之
其又後可知矣二十八字夫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
諱某尚書都官員外郎致仕夫生而其善可稱未
而遺思之深也悲夫銘曰

於性夫人東海之華始來施氏有此室家為婦為母
 勤孝勞劬有女昔淑今婉其裾于綬煌煌弟長相趨
 夫爵之高榮及親踈歌家已成而獨不居千里之遠
 歸魂東吳銘以哀之已矣嗚呼

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并序

故大子中舍張君諱某之夫人曰世無長沙縣太孀
 君曰猶胡氏胡氏世為某一作世某人父諱震官至
 刺史夫人年二十七以歸中舍君君時為歙州司理
 參軍歷潭州寧鄉縣尉鳳州兩當福州寧德二一作
 縣令以卒夫人之為婦也以勤儉恭肅主張氏之祭

太常博士三子者皆有才行而復尤好古有文聞于當世文皆有婦孫男六人曰夷仲曰虞仲曰于仲曰南仲曰武仲曰延仲女五人一亦婦人其餘尚幼夫入享年八十有六以慶曆七年七月十日終于京兆子復之官舍用明年二月十七日合塋于河南洛陽大樊原王公之墓夫人於王氏精行累功其德備矣不可以編書德可作人知書其舅姑之所嘗稱者以見其為婦之道書其子之賢而有立以見其為母之方書其子孫之衆壽考之隆以見其勤于其家至于有成而終年其福之厚嗚呼於夫人無不足矣而其

子君孫皆曰永也謂必有以示永久而不沒者有庶幾以慰無窮之哀乃亟請銘以葬其子之友廬陵歐陽脩為之銘曰

家成于勤德隆以壽時安其歲以昌後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并序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號略楊公之夫人曰廣平郡太君張氏其先青州人後徙為關封人也楊公諱大雅以文行知名於是號有清節夫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教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明道元年四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

月某日夫人以疾卒于高郡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日塋于杭州錢塘縣履泰鄉湖西村靈隱山祖塋之西夫人曾祖嗣當五代之亂下顯相平舉三禮太宗皇帝為晉王署平押衙為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尤見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父從古莊宅副使景德中以殿直從李繼隆軍擊契丹繼隆戰敗從古入見陳繼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辯稱旨曾宜州蠻叛乃以從古為供奉官守宜州從古招降叛蠻秩滿罷去以內殿崇班馮勳代之繼勳叛攻宜州斬勳而去告邊吏曰得張佖守宜州則賊命即得遣從古守宜州凡

七年蠻無事徙知澧州而宜州人陳進反攻嶺南驛召從古以為巡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萬餘級已破進留宜州以疾卒宜人為立廟于州北韓婆嶺慶曆中蠻賊區希範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于廟下更其名曰制勝嶺至今宜人祠之蓋楊氏自漢以來世有令譽迨公千餘歲常有顯人而張氏威烈信于一方楊氏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為淑女為賢婦母享年六十以壽終公先娶漳南縣君張氏生子二人曰洎虞部員外郎曰濬殿中丞女三人長適國子博士袁成師次大理寺丞李嚴次殿中丞

溫嗣良夫人生子男四人曰冰大理寺丞曰漸奉禮
郎曰沅太子中舍曰澗衛尉寺丞有女子人歸于脩
女之適李氏者今封武原縣太君餘女及濬沅漸皆
先夫人而亡孫男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
宜銘銘曰

有邑清河遂開其邦又徙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
京兆廣平宜其夫子有淑其聲子孫之思考德百銘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

故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直之
之夫人姓高氏宣州豆城人也父諱惠連官至

即中男曰廣陵縣君白氏陽夏公諱絳姓謝氏夫人
有子曰景初景溫景平景四女一早卒次適上虞縣
令王存次適大理寺丞李慶厚次若干人未嫁寶元
二年陽夏公卒于鄧州以其年八月某日葬于某所
後若干年夫人隨其子某官于某州以其年某月某
日卒于官舍遂以其年某月某日合葬于公之墓夫
人初以夫封文安縣君後以其子封渤海縣太君謝
氏世為名族而陽夏公尤顯聞於時初公與子俱官
于洛陽而公之父太子賓客諱濤尚無恙其于景初
景溫方為童兒景平始生二三女子皆幼子日至其

家進拜賓客見其鬢髮垂白衣冠肅潔貌厚而氣清
壽考君子也退而與陽夏公遊見其年壯志盛偉然
方為一時名臣而諸兒女子戲嬉罇席之間者皆頽
發而秀好於是時夫人以孝力事其舅為賢婦以柔
順事其夫為賢妻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為賢母後
二三年賓客薨于京師又五六年陽夏公卒于鄧又
十餘年景初景溫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為某官
景溫某官景平某官夫人於其舅與夫為婦之禮備
於其子立家之道成身年若干以卒嗚呼子始銘賓
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事于碣始見謝氏更

一世矣其為之書也宜得其詳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大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
海人也皇考作二得一諱行舉明經不中後為本州助
教夫人年二十三歸于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
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為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
凡於女事其得傳傳曰教而不勞組紉織維其諸女
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
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
內事不失時及其子大常君曰舉吾且中有賢女

者莫女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為繼室而今夫人戒
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尤之法是守至今
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為殿
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第一有擢今為翰林學
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于恩進封福
壽一作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為請天子曰近
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進封夫人為北海
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直厚祿不得及
其母而天子寵臣以得得以報其親一無有辨臣奎其
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

嗟歎歎息曰兵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于
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于鄆州之魚山一有書
珠乾翁夫人生三男曰奎奎胃今夫人生一男曰參
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矣奄早亡胃與參仕方強以一手榮一鄉生雖
不及歿有光孫曾多一作有後愈昌

長安郡大君盧氏墓誌銘

長安郡太君盧氏尚書刑部侍郎蔡公諱瑋之夫人
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襄之母也以治平三年
十月某日卒於杭州之官舍享年九十有二嗚呼可

以為壽矣夫。壽者洪範所謂五福也。福者百順之名也。故離之雖為五必合而不闕其一。然後為福之備也。蓋五者其一在人曰德而其四在天必有其一於已然後能致其四而有諸已者或厚或薄故其所致亦有備有不備焉。夫老而貧且病者是人之所哀非福也。壽且富康而無德以將之謂之賊與不仁非福也。三者具而又有德而死非其命者謂之不幸非福也。故曰必不闕其一然後為福之備者惟夫人有之。夫人在父母家奉其親以孝其歸于蔡氏也其舅姑老事之如其親其歸寧於父母也能使其舅姑不見

三日必涕泣而思其事長慈幼既儉且勤久而宗族和鄉黨化其亡也隴自餘抗至里閭親戚哭之徃徃有過乎哀者問之皆曰夫人於我有德而人人各有之焉嗚呼可謂賢也已夫人生四子其三皆早卒而端明君第二子也獨顯赫為特名臣自為諫官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三司使間出知京福二州福建路轉軍使出入清要光華寵榮以為其親之養如夫人享此者蓋三十有六年端明君已顯貴天子嘉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於是有冠帔之錫夫人平生少疾病耕耜而耳目聰明食生飲寒如壯者

晚從端明若于杭州極東南富庶海陸之珍奇以為
娛樂之奉而奄然以其壽終其於五福可謂不闕一
矣方夫人之盛時凡為人子者幸觴壽其親莫不以
夫人為托而不幸榮不及養者必仰天怨吁謂薄厚
不均以不得知夫人為恨蓋不知夫有諸已者厚或
能致其福之備也夫人永州忠安人也曾祖諱某祖
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其三子曰早卒者曰丕不及仕曰
高文康縣主簿曰爽福州司馬余軍女二人皆適士
族孫六人曾孫三十餘人嗚呼盛矣茲氏之後其又
曾大興乎銘者所以昭德而示後也於是端明君之

友人廬陵歐陽脩為之銘曰
維治平四年十有一月某日孤子襄稱其母夫八廬
氏于先君之墓其縣仙遊其里慈孝其圃半井其固
其安其千萬年之永

居士集卷第三十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興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謝氏墓銘

居貧

吾一作貧

徐氏墓銘

千里

一作萬里

胡氏墓銘

鳳州

二字上一有又為二字

李氏墓銘

于仲

一作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七

墓誌一十七首

字室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墓誌銘

惟遠昭裕公宗頰字希聖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
王元佐之係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
長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禮賓崇儀副使
六宅使改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
將軍領復州團練使左衛大將軍領郢州防禦使拜
衛州防禦使公好學通工氏易喜爲詩藏書數萬卷
性聰敏多能至於琴奕之藝佛老之說所學必通履

行脩謹未嘗有過失每燕見侍上讀易賦詩數賜器幣詔書褒美嘗召宴大漬樓賦裸玉詩為諸皇帝第一上尤嘉賞賜繒絲二百段有詩集十卷至和土年九月壬戌以疾薨享年四十有八初其疾也上遣中貴人押國醫治之既薨輟視朝一日勅有司具駕將視其喪以雨不克遣中貴人厚加賻卹乃贈昭信軍節度使大常考行謚曰昭裕權厝于東法濟寺夫人太原郡君郭氏燕王從義之裔孫子男三人長曰仲連右千牛衛將軍次曰仲丹仲筠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女四人長適左侍禁潘若旦今亡次適內

殿承制閭門祇候郭士選次一作二亦有亡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塋于河南永安縣銘曰學而通行益修中充實外興優見於言帝所褒雖不克施於事斯可以銘諸幽

皇後姪筠州團練使安陸侯墓誌銘

安陸侯宗諤字行敏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第二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承制改右千牛衛將軍領茂州刺史天子祀明堂推恩遷領筠州團練使至和元年八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四十有六天子

哀卹贈安州觀察使追封安陸侯權晉於薦嚴佛寺
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夫人長樂郡
君董氏子司五入其二早卒次仲緘右千牛衛將軍
二人尚幼未名女八人長適右侍禁蔚世庸再適右
侍禁郭昭簡今亡次適左班殿直劉起次適陳敦全
亡次適王整次適董昭遜次適張經今亡次適程翼
皆右班殿直最幼人太和宮為道士惟侯學知為詩
好義喜施性端謹能修容止進退有法未嘗少懈銘
曰
思無邪容則莊蔚然有儀人所望學而不止久愈彰

皇昭朕美示不忘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溥平侯墓誌銘

惟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之曾孫右屯衛大將
軍昌州團練使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
兼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第二子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國子祭酒右領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
都尉天水郡開國侯世勳字仲源幼好學不驕富貴
以清節自勵尊重師友執經問道無倦色嘗自銘其
器物起居寢食視之喜為詩工書亦通浮屠說平居
一室蕭然終日無所營欲世咸知其賢初為殿直歷

左右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天子祀明堂推恩為本衛大將軍當寶元康定間趙元昊叛西道用兵侯率宗室七人詣闕自言願效用上深嘉獎至和二年七月癸未得疾神色怡然與諸昆弟談論不輟是日卒享年四十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天子悲思不已為飛白字六曰世勲好學忠孝以褒之夫人金城縣君王氏子男七人五早卒在者二人曰令晏右千牛衛將軍令箴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女二人長適右班殿直王戡次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某所銘曰

富貴不動其心生死不渝其色惟性之安惟學之力
孰云不壽永昭厥德

皇後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誌銘

惟高密侯宗師宗靖之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
至元份之絲濮王允諫之第七子明道元年為右侍
禁遷左侍禁改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累遷金紫光
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
御史騎都尉封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居三歲
遷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轉動工騎都尉進爵
子加食邑三百戶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右領軍衛太

將軍轉勳輕車都尉進爵伯加食邑三百戶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勳土輕車都尉進爵侯加戶四百至和元年五月領康州刺史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暴疾薨于家享年二十有九贈密州觀察使進封高密侯惟侯沈靜寡言寬任好學未嘗有過失夫人濮陽郡君吳氏生男一人付廩太子右門率府副率女三人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好仁而靜敏學而明雖不永年而垂令名卜安于此其固其寧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墓誌銘

廣平侯宗沔字上善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二十子初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遷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轉勳上騎都尉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左監門衛將軍轉勳輕車都尉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上輕車都尉一有都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二月甲辰以疾卒享年三十贈洺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權厝于承天佛寺惟侯為人明敏好學能乃文辭娶高氏封仁壽縣君

子男二人仲足仲霄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以
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性之明學有方壽不隆永以藏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墓誌銘

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化軍節
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
子曰右監門衛將軍贈右武衛大將軍世衡字夏卿
母曰平原郡夫人朱氏世衡生早孤而平原夫人教
之以學性沈敏自為童見不好弄既長好學習通
易孟子喜為詩暇則學射法而已在諸昆弟中景物

以孝悌見稱初補殿直改太子右衛副率天子
祀明堂惟恩拜右監門衛將軍累遷至金紫光祿大
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柱國子水縣開國伯
食邑九百戶嘉祐四年六月丙寅以疾卒享年三十
有一娶王氏太原縣君子男二人令展令持皆率府
副率早卒女一人尚幼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
南永安縣銘曰

學問以為六孝悌以為本其雖已榮而實斯殞銘以
藏之以昭其報

皇從孫右武衛大將軍武當侯墓誌銘

作武當侯世宣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國軍節度使
舒國公惟忠之孫武勝軍節度觀察使韓國公從
藹之子母曰大寧郡君慕容氏惟侯生於富貴而木
習為騎多少好學喜購古書守字遇人畢恭事親孝
博累官至左領軍屯衛大將軍嘉祐三年五月己卯
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初與天水縣君王氏再娶金
城縣君張氏子男六人長曰令鐸左千牛衛將軍次
曰令進令禱令情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二幼未
名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內永安縣以天水
縣君趙氏銘曰

孝行之本謙德之恭壽胡不隆闕此幽宮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

夫人姓賈氏曾祖廷瓌累贈左神武大將軍祖官至
四方館使昭州團練使父德隱前左班殿直夫人以
選歸于安陸侯宗訥至和元年五月乙卯以疾卒享
年三十有六權厝于薦嚴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
酉祔安陸侯以葬銘曰
配德惟諧卜歲斯吉其固其安于此室

雍國大夫人馮氏墓誌銘

雍國大夫人馮氏者皇兄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永清

軍節度觀察留後臨汝侯惟和之夫人襄州觀察使
襄陽侯從誨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公從審之
母曾祖暉靜難軍節度使衛王祖繼業定國軍節度
使贈中書令父訥西上閤門使馮氏自衛王仍世守
西邊有功載國史夫人生將家孝謹柔明動不踰禮
以世族選為臨汝侯諱有之配居十有二年而臨
汝侯卒夫人居喪哀毀真宗嘉其行特封諱國夫
人以褒寵之夫人益自勵衣服飲食以為儉薄居處
嚴潔未嘗下堂雖家人亦罕得見喜誦浮屠書皇祐
五年正月癸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追封莊國太

夫人子男二人從誨從審也女五人長適東頭供奉
官宋宗頌次早亡次以疾廢為比丘尼次適供奉庫
使姚宗望次適西頭供奉官宋從政孫男十一人世
遠世儀皆大將軍世英世堅世及世開世卿世肱皆
衛將軍世緯世總世仍皆太子率府率重孫九人令
駟令晃一作皆率府率令戈令甲令績一作令課令
浮令收令一作皆副率一作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
臨汝侯之墓銘曰
世高勲選賢配進國爵襄行懿加大名由子貴壽考
隆銘不墜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

皇從姪故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夫人曰平原郡夫人米氏贈太子太師承德之曾孫橫海軍節度使信之孫內殿崇班閤門祇候繼豐之女夫人年十七選配東萊侯累封平陽郡君子男六人長曰世安贈左右一作驍衛大將軍次曰世勳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次曰世昌右屯衛大將軍次曰世規右監門衛將軍次曰世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早亡次曰世衡贈左武衛大將軍女三人長適左侍禁劉希正次適內殿承制王諒次適右侍禁陳宗誨孫男十二

人皆諸衛將軍夫人將家子有賢行東萊之七諸孤尚幼夫人始家訓子皆有法皇祐元年二月癸酉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一追封平原郡夫人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東萊侯之墓銘曰門以勲高配以賢求撫孤教善內德以優永揚其懿以閱諸幽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

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王延劉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

國為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為韓國公從藹之配韓公彰化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其夫以順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無嫡庶以均故其內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子男十人長曰世豐贈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禦使次曰世準世雄世本世綱皆諸衛將軍次曰世岳世峻世庸皆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偃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喪合塋于韓公之墓銘

曰承夫以順為婦以勤建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以播其芬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

惟右監門衛將軍世堅之配曰李氏天祐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贈中書令隴西郡王繼勳之曾孫崇儀副使守微之孫東頭供奉官舜舉之女惟李氏世為將家功在國史餘烈遺德是生賢女夫人年十有五以選配世堅惟孝與順以事其親以佐其夫惟禮與義以正其躬以全其節歸于世堅也

凡若干年而世堅卒無子夫人自誓不嫁宗族敦迫
其中益堅凡七年當皇祐五年六月庚辰以疾卒于
寢享年二十有三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世
堅之墓銘曰
婦德之休惟先順柔及其大節有不可奪刻銘幽陰
以永芳烈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餘杭人也曾祖吳越忠懿王俶祖衛州
防禦使惟渲父文思副使象與錢氏自五代以來尊
中國效臣順世稱其忠子孫蕃昌至今不喪夫人生

於盛族孝謹勤儉性巧慧喜字書生十有四以選為
右監門衛將軍世準之配封金堂縣君嘉祐二年九
月庚子以疾卒享年二十有八子男二人令驪令烜
皆大子右內率府副率早亡女三人皆尚幼以嘉祐
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生宜其室歿安其藏銘昭其昧以永不忘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姓郭氏曾祖恕右千牛衛將軍祖遵武洛苑使
父昭晦一作左侍禁夫人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

畫喜浮圖之說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
覃封武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令辟太子右內率府
副率餘皆勇未賜名夫人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丁亥
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三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
年十月乙酉墓于永安之原銘曰
行之脩學以明德施於內銘告諸冥

右監門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

夫人姓鄭氏曾祖誠贈定國軍節度使祖崇勳贈左
屯衛將軍父從範內殿崇班夫人以選歸于皇從孫
右監門衛將軍世智封東陽縣君生子男三人長白

令唐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次夫名卒次令初太
子右內率府副率夫人為人孝謹節儉喜誦浮圖書
至和元年八月戊戌以疾卒享年十有九以嘉祐五
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儉以行其躬孝以事其親以是貽其子孫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衛大將軍仲塞
之配也曾祖隱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祖興號州團練
使父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為屯衛之配有子二
人長曰士潔太子右監門衛率府率早卒次士獲太

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一人尚幼夫人以嘉祐三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仲寒之墓銘曰

選以賢配封以夫貴歿而從之安此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并序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哲之夫人曰永安縣君周氏曾祖景左領軍衛上將軍累贈尚書令祖瑩天平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父普西涼院使夫人以慶曆五年選為監門之配勤孝柔仁克有婦道生一男曰太子右內率府率令保女三人皆幼夫人以嘉祐二

二月庚午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九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之原銘曰

山川既佳日月惟吉惟永其安其藏其密

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皇從孫遂國公墓銘諸皇子是

賈氏墓銘相官至闕其名

慕容氏墓銘

于男十人

今止書九人
世庸注一作世庸恐在十人之數

國朝故事宗室宗婦初亡皆權橫京城之僧寺遇
葬尊屬乃塔殯後行嘉祐五年十月三十日葬皇
兄濮安懿王以向傳式為護葬使於是分命近屬
宗懿隨護三祖下宗室宗婦同時祔于西京及汝
州路例差翰林學士分撰誌銘此卷合附內制集
今從其舊不敢易

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八

行狀二首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休外舅劉氏能自力為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學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默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奏擇

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
有法天子為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特仕郎
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諸本王臻治政嚴急喜以
察盡一作察為明公務為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為之不
寬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偽稅印為姦利者
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
無一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為政者之過也
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
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
二年還京師當召熱時大臣有遇事者意不悅公居

數月不得召久而二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
佐郎直集賢院世祖為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
司開圻司賜緋九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
都尉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
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
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連
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為權臣
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為其用者皆
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

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
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
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
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為記而
官者羅崇勳主管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為記當得
叅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
怒讒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為西
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叅知一無政事爭之太后
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
租數千石辨本字又請悉除京東民租地其禁

使之賈海易食以救其飢夷人至今頽之皆曰使
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
侯增邑戶五百為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
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銓遷給事中勳護軍
增邑五百為千五百戶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揚
太妃為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
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
宜太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罔止不進班太妃卒
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復為龍圖閣直學士權三
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為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

鞠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為京師為之恐動公以謂繆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戶五百為二千南海蠻首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為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為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無訛部者散入山谷當為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

為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而皆警朝廷頗以為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勲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為后公爭之以為不可自辰至巳辨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隴改而北流議者以為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趨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具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色界上界上驚搔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

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為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為朝廷重三年頗表一有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功臣勲上柱國久之出知潁州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于官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采至潁潁之吏民見采有號泣拜踊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為曰此公之迹也其為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一有辨如揚借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為當世名臣公為

人神色明秀頰眉如畫精學博聞寬大沈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莅官行已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今為三品其法當蓋政告有司謹狀

司封會葬即許公行狀

君諱述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為春為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名試為汝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請京師願得君為令遷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為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被二筆中廢

滿韓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賞可獨韓君為能曰其言
莫我多合又二歲徙江華今未行轉運使樊知古為
莫封拜太僕寺丞應昌錢昂糧草監永城和糧知海
陵監三歲用監最遠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
掛岸司遷營善大夫監永興軍推貨務遷文營丞知
鼎州州雜宿賈喜以攻劫為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
為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
歎曰夫吏民之在也威下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
人君政既行盜害亡入池境約君去乃還運國子博
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皆州縣之人皆皆稱昔

出知興元府大德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
世傳漢高祖所為君行索腹願自傷曰鄭後方世漢
取天下乃殿為此以觀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
不為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憂古人萬世之利
乃率工使弟治木石石墜傷者在足君益不懈堰成
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尚書主客負外郎
京西轉運使徙劍湖南塔劍湖南按谿洞諸蠻歲出
為州縣惠君曰鳥獸可別死蠻亦人乎乃召其首豪
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為可信訖三歲不以事
聞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問其能會言司言利而冬

不治真宗拜君度文自外郎知府事判南
兵馬於荆湖為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封用
真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真外郎賜金紫美如
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官於南與其死而無歸
者皆寓其家於揚州故君子書推居民間往往皆准
實特法得贖出入甲兵為下法二或變亡其家君補
其甚者咎之曰凶非更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第
羞媿自悔稍就孝問為善人風俗之歲滿在道得
疾卒于高御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聞嘗戒其妻
事嫂如姑而未嘗取先其兄食衣雖勞不不易衣不

敢易初違命候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一作滄
惟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不返君善撫其
家為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
還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
初在偽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
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
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
即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柵
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
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

戰果敗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敷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蔡公行狀詩已有能惟已

許公行狀全惟岳金本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九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一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
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
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
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比吾利也而大役
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
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一力而享大利不可括
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上

賓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
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將侯堂之亭新之為勞
饒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
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
也其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為舟者
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舊三有報其乎
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為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
是歲秋予東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為政也
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
至不授館將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

舍寓皆三代為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為禦
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以承緒
後思自休焉故曰知為政也先時歲大水州畿瀕前
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四
其舊者是役也堤為大故子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此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
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
鱸魚鴈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為而至地僻
而貧故夷陵為下縣而峽為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

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唯
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室
廩區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
用一作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
此一種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制以
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
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桐木增城瑯瑯
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為瓦屋別竈庶異人
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勅書
樓飾廳事新吏舍二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

公於亦有舊且良其一以罪而來為至縣舍擇其廳
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為疏潔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
心堂成又與賓客借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
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
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強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
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
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一抵沐東水門五千五百
有九十里故為吏者多不一來而居者往往不得
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
作一事一而令之日食有一又有蒲抽茶筍四時

之味江山美秀而色居送此字不可愛是非惟有罪
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四吏者莫不勤來而不樂既
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北版其壁夫不雖卑而有土
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
作鼓後脉有醜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哈以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
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
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之
之富衣被於天下而黃惟兩旅之往來者陸董秦原

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眾水出
三峽為荆江傾折山直揮怒闖數束之為鴻觸之為
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
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西有蜀之可以充
內府供京師而後思乎諸州者皆墜出而其羨餘不
急之物乃下于江若乘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表
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
必灑酒拜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
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為舟者之停驂
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

喜幸夷陵因為下州示兵作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
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矣之其
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
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入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
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遺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
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
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下為
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

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
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帛字使箴
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帛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
一探其私笈一作篋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
尺以箴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為予言其事來乞
又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
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
其說皆然乃為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
為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
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為拒守而乃反自相攻

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
鑿而然邪故其代為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
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
其為事同焉然而佛能籍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
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
其事實深不可質究則其為此無常以淡泊無為為
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
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
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曆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
陽脩記

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
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
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為明其
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
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嶺岸佳花美木
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
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
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
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

不戾我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
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
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徃徃一作或一呼號
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
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
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
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一字無飽廩食而安
署居追一作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龍一作鱗
宇之出沒波濤之洶熾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
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

之人有迷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
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
波傲然一字無枕席之上一日而一作千里則舟之
行豈不樂哉一作顧予誠有所未暇而一作解之
無尤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口不宜予友
秦君謨善大書頗怪備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
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七言置于壁
壬午十二月十二日書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

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
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
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
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
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一作此怒而有怠心而梁
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
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
矣悲夫五代終始纒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
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
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
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
感情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
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
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瑄怒未
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
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
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
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鑿五
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

若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兩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元料公必速攻自驍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此雖出奇何其神也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數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香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

之所為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木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有用槍嘗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作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也况得拜其像

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
後而歸其人使藏之一有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
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享官四時之祭乃
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
其禮七焉而今釋奠主存然亦無樂又不偏享於四
時獨春秋行事而已此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
謂凡有國各有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變伯夷周
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同之無焉者則必合於荆國而

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
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
師則一有字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
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
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更
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
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
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
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
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

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及祭之禮以迎尸酌菴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杜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非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急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一無此四字大宗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

禮樂崇一作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論上一有字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為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李舍於其旁歲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李然後一作考制度一一作為俎豆邊籩罇爵簋凡若干一作余以與其邑人行事一本大宋之與至謂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暮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

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李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怒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李置李官之負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李嗚呼成矣李枝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李之興廢記曰匡有李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二代

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李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李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李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李也吉之士率其私亦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李有堂進齋講有藏本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

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此字濫官于朝廷字進不能贊揚明一作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孝之法本於人性庶揉遷華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人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此字風俗純美然後為孝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孝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一作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孝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

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眾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城一作西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

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此字無出俯仰左
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徐人
往遊一作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
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
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
滁脩堂考其山川按一作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
流之闕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
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
而神所在自有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
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

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
介於江淮之間舟車高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
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
之功德休養生息一作休養覆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
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心之安閑既得斯泉于
山谷之間乃此字無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
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一作美
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
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
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

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曆丙戌六月
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脩記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
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
兩峯之間者醴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
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此無智僊也名之
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
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
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

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
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
一惟澗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
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
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僊僊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
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漁肥醴泉為酒泉香而酒
洌而酒醲列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
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
誼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
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

林陰翳鳥聲上下遊人去而禽自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御書閣記醴陵縣東有宮曰登真朝佐按長沙志登真觀名非宮也公父名觀故其功德觀亦曰西陽宮蓋避諱易之三十四卷胡文恭公墓誌醴泉觀使為宮使亦以此

至喜亭記始平蜀始林無于萬里街石本合蜀衆水

出三峡為荆江蘇詩荆峽云哈之蜀鯨水瀝相假捍石本

舟人至此之一作舟人更生韜奉郎三字有之停留也

擢之本地碑誌作識喜幸石本也字固為下州石本無

固為一作舊廩與俸之一朱公能作獨愷操石本作

數大豐一作登

畫舫齋以舟名之作焉

穀城縣夫子廟記 大宋之興宋興太平之功 功無字

為其邑其 是有志之士矣廬陵歐陽脩元字

吉州學記西北石本 知州事殿本 世家于吉街本 其入

以為多石本 無人字 下句人字 世家于吉街本 其入

其石本 漸石本 故字 婚石本 長幼石本 其入

豐樂亭記欲求 侯字 之所一作 道其有而 中以與民

共樂作

醉翁亭記

此卷峽州至亭記 穀城夫子廟記再以慶曆四

年宋文粹本以 之尚有不同又吉州學記以校

平時閣本性 異辭疑是初稟先已傳布今錄

篇附外集十二卷之後使考 焉

國立中央圖書館

居士集卷第四十

陽文忠公集四十

記八首

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
 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偃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
 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
 往祀以為神菱谿按圖輿地志不載唐會昌中刺史
 李潛為苕霽記云水出承陽嶺西經皇黃一作道山下
 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苕霽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
 也揚行密有一作淮南淮人為苕其嫌名以苕為菱



理或然也。魯侯有遺址，云其初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為魯侯時，其時其與行密俱起，合肥二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虜，卒而乃知愛賞部異為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亦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劉氏之後，歲為編民，此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反有棄也，乃以二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亦遂立于亭之南，比亭負城而近，以為除人歲時遊之好去物之奇者，弃沒於幽

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男勇懈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况欲長有此石乎？用此一物，此可為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不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海陵許氏南園圖記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為小園，作其亭某堂于其間，許君為江洲刺史，制置叢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欲之多少山川之遠

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運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
諸其此無掌能使人樂為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
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為之六年厥績
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自外郎由判官為副使夫
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
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公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
數畝之地為國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
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
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
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

食雖具兄未食不收先食司封之臣一手當得嘗其
兄弟相讓父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以大
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己子歲當上計京師而第之
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
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來醫而藥必親調食
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不一作
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
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
悌者有著于三四并世矣元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
其竹樹登作其臺謝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

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形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一作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心一作愈篤則一作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為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廬陵歐陽脩記

真州東園記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能圖閣直學士施若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

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衷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惟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園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一作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為榭賓之圃美渠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桂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薨巨楠水光日景動搖而上下一作其寬闊縱觀可以答遠

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壘而荒墟一作也嘉
時令節州人士女肅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海冥風雨
駸駸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
蓋其一二之略也若迺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
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
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
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
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一作
其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
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

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子以謂三
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
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
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
嘉也乃為之書廬陵歐陽脩記

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無此
曰浮巢二北一字無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
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
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

卿所列水次第以為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為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為第十浮槎之水弃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為下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此無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

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子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為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

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為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為志其事俾世知斯一作宋發自李侯始也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脩記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

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闊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覓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峡之險既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

百貨之所交物感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借籍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全境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敗瓦荒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懷捨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頤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一作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渺望之則謂成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共天下之奇觀也自四方遊士為之賞

容故喜占形勝治亭一作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脩記

相州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

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
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
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
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一有而莫敢
此一介之士得志一有於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
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
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
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
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
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

則高牙大纛一作柳不足爲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爲公
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
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
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
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
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
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
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
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一作
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

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
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
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
郎參知政事歐陽脩記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
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
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一作也曰
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
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

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寬斥十有餘年
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
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一作善使得與群賢並
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
子優游清閑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
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
廷一時之盛事也予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
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曰大野老之無知猶能
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
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

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
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
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
必賜書之所在也

峴山亭記

一有頌文致李亡刑
部尚書歐陽脩謹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
於荊州者豈非以其入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
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乎常侍荊州以為重而二
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著於當
世矣至於風流餘韻猶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

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此辨也尤深蓋元凱以其
功加作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謂作皆
足以垂於不朽余而作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
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
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
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
一置茲山之上二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
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
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
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

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
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
既此無周以回廊之柱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
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
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一作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
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
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
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
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
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

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
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
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則有皆不復道也有
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脩記

居士集卷第四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叢等編定

紹熙二年二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美谿石記

滁州人即無州劉乃劉作

東園記

監軍石本作美渠美漸漸整石本作

浮槎山水記

浮蘭山石鉢無問於石鉢無而不得兼

而

有美堂記

又有一作

街飛白記

江湖之上有四粹字上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一

序七首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一作管以其名望之一作來請字
 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子為之字曰表
 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眾人者言出而為
 民信事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一作
皆有以為民表也故紘紼一作冕弁以為首容佩玉玦環以
 為形容衣裳黼黻一作色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
 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



剛嚴果毅之色以為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
 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望而
 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
 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
 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一作民弗尊也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一有字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
 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
 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
 世之望也孝慈交悌達于一鄉一作於古所謂鄉先
 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

子產者一作春秋諸侯之一國之望也一作
 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繫其一作
 危如唐之裴永相一有字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
 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世其道可以師百
 王雖有賢一作聖莫敢遇之一作者周孔是也此
 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其在一作
 者識其大者遠一作大者一作好學而有志一作其
 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一作其

絜然修乎其外而輝然充乎其內以發乎一作文辭
則又辯博放一作肆而無涯一作是數者皆可以自
擇而勉焉者也三無此是固七無能識夫其作遠大
者矣雖予何何字一以易焉一非因其志廣其說
一作語一以塞請慶曆三年六月日序

釋泌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
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
年而智謀雄傑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
不出山林屠豎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

不可得其後得者七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
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
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飲
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邀
飲因以陰求天不奇士浮屠一作辭一祕演者與曼卿
交最久亦能清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
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
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水一作醉歌吟笑呼以適
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一作游予
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

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若一作夫二人者
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
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
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
顧不自惜已老怯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
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岷嶂
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
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
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脩序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二十餘年無事
于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
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惟儼非賢士不交有
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
愛惟儼之介亦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
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
得一作待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
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
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
始一往于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

有一作卓之著一作見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
賢材若不管奔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
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
屈尚安能耐秦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一作嘗以此請
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
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
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
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貴今之人必然邪雖然惟儼
作四儼雖傲乎追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壞
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賞也

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
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及我
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一作顯於時
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
陵歐陽永叔序

詩譜補云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
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云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
繆得以粗備傳于一作於今者豈一有止字一人之力哉後
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

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俛俛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
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
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
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
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
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
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一作陳
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
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
言一作故計一作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既

能無失於其間哉乎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
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一作一辨不得盡
見二家之書未能編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
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辨一作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
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
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
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平絳州偶得焉其文有經而
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
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辨一作皆頌倒錯乱不可復考
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

此更詳其義惟封國夔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
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
齊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
齊幽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
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此
鄭氏詩譜次第也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
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今以毛
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是
以元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

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
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
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注云
譜所載之周公補太平紀上譜自賦公已陳陳顯
義所載之周公補太平紀上譜自賦公已陳陳顯
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八作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
復完矣有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
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鬻夷山
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

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
生深淵採者膏緇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
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
崖崩窟寒則遂瘞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
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
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
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
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
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恠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
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

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
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下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
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顛而嗜古
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
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
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
窮崖絕谷荒於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
以爲集古錄以謂轉薄一作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
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
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衆多而終必散乃撮

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
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
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
玩而若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
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脩序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
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
婿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擲
埋沒菴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

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
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
阨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
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
掩蔽此一無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于美屈于今
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乎嘗
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政治幾于三
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
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矣亂又百
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

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
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
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
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嗚呼子美以一酒食
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真可以歎息流涕而
為當世仁人君子之此字無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
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
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
槌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予獨與其兄才翁及
復參軍伯長作古詞時律此兩人頗共哂笑之而

一魚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
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稍趨於古焉
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
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
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
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嗟慕其材雖
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
四字凡一當時所指而排斥二
三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
其於蒙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

之夢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于美獨不幸死矣
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脩序

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馱周
之亂用其小見以為聖人之術止於此殆非仁義而
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
反然後山淵齊秦豎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
其息最後荀卿子獨川詩書之言較異扶正著書以
非詔子尤以勸學為急荀卿楚人嘗以學于諸侯不
知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

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後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
為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然陽鄭是少為詩賦舉進
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
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明輔有
教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
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收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
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
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
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
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

馬因為之字曰叔希且以勛其成焉
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叢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章望之字在

著于著字將相和而字之表此下章

君儒其衣冠

章君之下三有

松漢隱及

浮屠一江濤濤江

惟漢文集序

其戶字賦其世俗世文章文

詩補七後序

焚棄去聖人字次比次

鄭氏文集序

治矣此其字世與宜為而人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二

序九首

韻總序

倅工於爲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
奚仲工於爲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
也此苟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
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
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
凶生死凡人一竹之一竹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
十子與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



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
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
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
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
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不
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
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
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鑿聿爲
韻總五篇推子毋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
失謹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

櫛一有者字之於髮績一有者字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
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鑿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
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波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
也世一作太儒家子少爲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
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
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
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
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若罕得
其真往往就一有而正焉鑿一有聿一作之書一作非獨
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送楊真

一作送楊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

一本有夫疾生乎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而

平不和者則疾之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懷然以從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乘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其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

動人心深而

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其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美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

死死者雖有速一作其速而卒與三者同於滅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此

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子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有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于欲推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廖氏文集序

自孔子歿而此字無周名字衰後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

呼作意一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希予思革也况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以魁壘其於此字無小者亦可以中一作尺度而有司一有棄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益字有堅其守予初駭一作其文既字有又壯其志夫農不畝歲而留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獲則豈不多邪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一作而生亦予豈敢一作若予求生而主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四字夫既莫能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

文使知一有生者可以弔有司一有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皆彼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本及一作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一作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一作金陵功

最多於時一作名將者補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一作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及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執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一作拜其親於萬州維一作舟夷陸子與之登高以遠望一作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之初愛之一作數日乃夫一作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為之一作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

游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一作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一作武處一作武處一作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謝氏詩序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一作其後予於他所二得今舍人宋公所為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既閱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一一作一費而甚遂以名

知一作於人者賢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一作許昌景山出其文弟希孟所為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之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一作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閒淑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學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為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詩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一作使守今有傑然巨入一作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為希孟重之其不泯也矣子固力不足者復何為哉

復何為哉希孟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十三一作十四
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序

送張唐民歸青洲序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歎
而歎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皆素賢哉當其三道備
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君有
教養之漸違有爵福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
齒一無戰辱之羞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
為善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有之賢
成而忘其教養之具一至於爵祿黜辱之一

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為善二字
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在天所賦乎其孰能
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
人充少幸而有則往往飢寒困蹙之不暇其幸者或
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用且艱家世高世則難合達
俗則多窮一有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脩則天下之
人皆可使為善士一惟廢則雖天所賦子其賢亦困
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與
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一否泰消長之卦能
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

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買而無書三子喪其二獨生
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為古文是謂卓然而不
或者也今年舉進士然於有司毋若而貧無以養可
謂困且艱矣嗟乎予力能以不有周於生而生无
好學字易常以講於予若歸而卒其業則天命之理
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于其心雖然若生者
豈必一作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慶曆二
年三月十九日序

送王陶序

一作陶送王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者一作聖人之用吉凶

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
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
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身剝无咎凶厲悔吝之象
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
乾之初九為始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
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
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
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
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也字過泰之三
而四為大壯一本五為史一本壯者壯也夫者決也

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
一作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直
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夫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
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
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誦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
有戒焉故大壯之象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
非禮弗履夫之象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
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
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象攻其寡夫乘其衰而決之夫
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一作不獨全

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
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劄之士也
常嫉世陰險三君子州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
遊力學好古以此無自篤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
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為劄說以贈之大壯之初
九曰壯于趾征凶夫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
咎以此見作此皆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著雅
象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
多君之力學好劄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
往尤宜慎乎其初備述

孫子後序孫子後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雖三家
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至一有
計謀家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
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
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
皞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
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
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
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

里公孫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
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
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畧蓋惜其所
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
于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
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彊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
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
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
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
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

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
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
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挾排一作去傳以已意而發之
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
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
溫恭一有明而厚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
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
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

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嶺水涯一有外見蟲魚草
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
之鬱積其與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
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
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
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
書為人之佐鬱六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
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
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訖於世世
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

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一作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藉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聖俞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以為十卷子嘗嗜聖俞詩而

患不能盡得之一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斂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廬陵歐陽脩序

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曹鞏序與其

其字無京師之人

送田書序十三四

一作十其在蜀所侵

如一部縣吏

一作若取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

莆田氏

語一作最者種田氏于家其家反衣

敏精敏作三峽

此下以取而取

謝氏詩序

泯沒此下字

送張唐民序

為福之勸

又失

失作三月

送王陶序

五陽而一陰

直以泰交而大作泰用其剛其字以正以禮以說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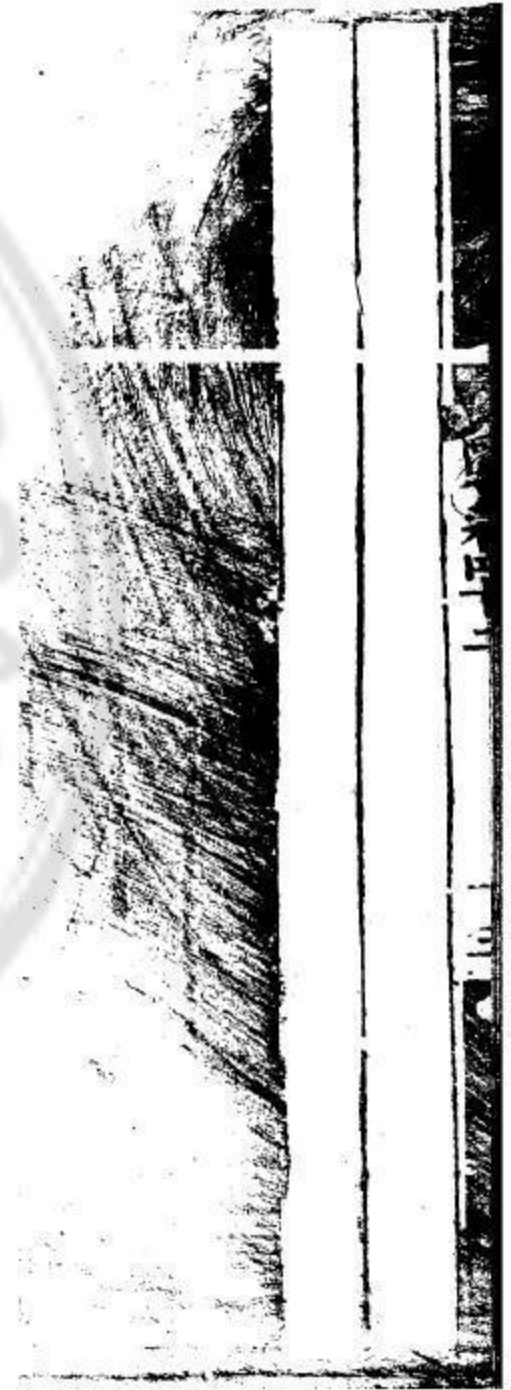
以正以禮以說以禮陰險而小人多師之君之力學

有施之於事之撫

Blank columns with vertical lines.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居士集卷第四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三

序七首

送秘書丞宋君歸大學序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脩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飢寒不
累其心此衆人以為難而君子以為易生于高門世
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
于其間而不溺其習目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
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
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為難也書曰不自
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夫矜以彘禹之明且猶

以是為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
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為當世宗師顯于朝廷
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必自立
不以門地驕于既長學問好古為此一家文章天下
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為人而君慷慨常若不足于已
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
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滿其習此蓋
出其於一作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者田性之明學
之而後至也學一作而不止高而愈下子自其幼見
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

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然子思巷之士也遭時奮身
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其瞻利害禍福之際常恐
其棄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
之所難者為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里民
子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為人雖與之終身
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教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
遂為之子廬陵歐陽脩述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
則同一歸於腐壞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

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一作速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收望而一作及而後

古淡泊與夫兗峯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一作深諱之志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一有是二可以予友揚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反從衮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此二字而有說以贈其行事道

送曾鞏秀才序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一作自南豐中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

於有司有司效羣材操尺度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

而弁之雖有魁壘拔出之而其一察忝不中尺度則

棄不取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歎嗟一作容嗟

而愛惜若取捨非已事者設曰有司有法忝不中何

一作奈何其不中也 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一作士亦

不以貴有司皆田其不中法也一作其如不幸有司

尺度一失乎一作字則往往失多而得少一作於法多嗚

偽說之亂經也屢為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

傳反駁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

欲奪衆人之所信一作好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

謂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脩者為是

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脩同其說也又二

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

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

勝而二字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也一字其將與

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一作載於其

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

於今世也一作今世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兄侷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為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一有字始余之待于後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侷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一作載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侷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嗚呼知一有字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一有字所畜者必

有時而施言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侷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見祐六年四月十六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脩序

外制集序

一作序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興上既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遠選夏竦制書竟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雷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

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一作逢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其顧乎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堂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陂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行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

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特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道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詰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脩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解而况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

年秋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
事少間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
之意於其所述百而一作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玉
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為玉
卷予自直閣下得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
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
十一日序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考天下
所貢士凡六十五百人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

其間特相與作為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羣
居無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
故其為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
而時發於奇怪難以談嘲笑詭又其至也往往亦造
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
遺而况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
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于正此所以為貴也於
是穴而錄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
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
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

昔握手以為笑，笑至於慄然，掩卷而流涕，嗟哉！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曠者其必有取焉。廬陵歐陽脩序。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怒。怒作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誥牒，取便於宣讀，常均以此世，世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

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遊弄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文章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胥肩應用，拘牽常格，里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詔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特政詔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顛之間，若夫涼

竹簟之暑風曝楚簪之冬日糖餘友枕念昔平生仕
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稟見其所載職
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
為虛名而資笑談笑難之一家也亦因以誇於田夫
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陽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
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下窮遠
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感世也方孔子時周
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

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正紛亂之說而徵其傳之信也
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
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
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
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元三之
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
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
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
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質而不自知其取捨
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

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
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
大略而不道其前遷述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
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
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
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
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共四世祖禹而舜高
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
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
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

王以十五世祖自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
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
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夙德大業見於行事而
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又遠難明之
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官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
夫孔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後序

余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
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
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後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

甫謚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爽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年三十居攝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堯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堯居攝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

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為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為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秘書丞宋君序為相戒懼為集夕處久選作

庚氏文集序千歲一作數

外制集序諫職一作諫院盡導一作盡道

禮部唱和詩序三篇二篇

帝王世次圖序十四世四當作六後序可登



居士集卷第四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四

序六首 傳一百四

思穎詩後序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爾來俯仰二十年間必以醫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備心矣其思穎之念未嘗一日忘予之心一強且而意一非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今者幸蒙寬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于亳既釋危懼之慮而許間曠之優其進



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
哉因假道于穎蓋將謀一時之辨決歸休之計也乃
發善書得自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
子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不類勅飛之鳥然後知選
惟恐勤移之雲却回俗駕甫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
陵歐陽脩序

歸田錄序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
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聞而
訴余者曰何其任哉子之所學者脩仁義以為業誦

大經以為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子蒙人主之知備
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下茲矣既不能因時奮
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為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
以徇世俗使然嫉諍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當
其鷲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鱗鼉鼉之怪
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
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危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
之命曾不聞吐珠啣環致龍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
無所為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以費
大農之錢為太倉之鼠也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

遂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對廷辭而優將田
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裴回俯仰以
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異乎余起而謝曰凡
子之責我皆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
月乙未歐陽脩序

仲氏文集序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
用捨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
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
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

為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
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推
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
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為文
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為人少舉進士官至高書
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
文章之士得用之時且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
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
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
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

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既歿富春
孫莘老狀其行以告于史臨川王亦甫銘之石以藏
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
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
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
知亳州廬陵歐陽脩序

續思穎詩序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穎上
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彊
健始為樂莫待衰病須扶藜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

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為學士
忽忽七八年間歸穎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
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彊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
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擢
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
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
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審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
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
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
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

天子惻然閔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祭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祭頴連疆因得以為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為思穎詩以刻于石今又得在毫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毫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

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賔者知余有志於彊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誤其寘言之晚也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為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為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介不與銘與雖銘而非交且

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
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及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
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用阨流
雖以死與夫仕宦遠蹇志不獲伸而死獨其文章尚
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嗚然則雖其殘篇斷章猶為
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
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
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
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
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諡文仁厚

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
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
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
矣固不待余言以為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
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孝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
也蓋遭時之士功列顯於朝廷名書光於竹帛故其
常視文章為末事而又有不暇者不能者焉至於失
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者其有所

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列柳元祿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於此况兩得況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為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為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終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為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兵為人公有

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為後公之文既多而徃徃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為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為有後矣熙寧四年五月日序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

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一作老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

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作方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作二一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

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居士集卷第四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叢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歸田錄序 怨嫉怨恨無所無作

六一居士傳 曰吾家有對字三對字一所謂一謂聊以一所以一

無稱無補



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五

上書一首

道進司上書

十一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太子中允館閣校勘
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
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
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
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
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
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死

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
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窳弱城堡未完民
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
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
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
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
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無而用之若夫
假僭名號以威其眾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
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
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

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
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
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
災調餉不勝而盜賊群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
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
待吾勞亦可也幸吾善兵計未知出遠求通聘以邀
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
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
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
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

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因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嬖書已上逾年而不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闔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

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疆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疆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疆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况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到劔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

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真能運致培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須水旱爾外為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墮目前

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為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一作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

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成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耳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勿

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紆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况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物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

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為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
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
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
頓之南陽自南陽為輕車入輦而運之募置逆兵為
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
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
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
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
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
夫使州縣綱吏速輸京師轉胃艱滯然後得西豈若

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
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
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
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
畫財利者易為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
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
而算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
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益多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
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
悉以冗費而棄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

循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
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士尚多是民有遺
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况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
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畝田人犁之法
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
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
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
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疆敵四面以今視之
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秦祗韓浩之計建置田
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

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
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
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
天下之士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
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
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尔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
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
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
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於其家不顧無有官
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志也河東河北

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可慮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為游手凡十人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費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

之不難得也一有又宜重為法以田所謂私牛之客有半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則牛不足且而樂為官耕凡民之已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繅田一項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日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列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

蓋為國者與利日繁無年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與利廣也夫與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

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發言三說之法為使有司既以計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前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羨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

貨行流連則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如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乎少而致多之術也一有又今商賈之難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亦幸小商之不利既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為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為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積為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閉居得利雖薄猶得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得長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兩術不可不察商耳

若鹽者禁甚密則冒禁者多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為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捍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谷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脩昧死再拜

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興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通進司上書財用足一作財耕于耕一作於大商之不為

白為

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六

上書一首

準詔言事上卦辭上書

月日臣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準詔
 書許臣上書一作詳言事臣學識愚淺一作不能廣
 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
 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
 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
 而事愈垂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
 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



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
議一作不得以沮沮一作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
天下無難治矣一本治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
天下一作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一作弊
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勤一作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
賊日益彊併九州之力討一作一西戎小者尚無一
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一作其將何以禦
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
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一作矣所賴一作者民力
今民力困矣所須一作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

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
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一作
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
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
聽言雖多不知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
當今所尚一作關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
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
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
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
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偽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

插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一作二帝又豈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賄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下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已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一作溺人一作權臣一作由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有一作擲陛下之所為然何所憚而不為乎一作不為一作若一日赫然執一作威權以臨之則一作萬事皆辦一作何

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一作信令頻改則一作難從一作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虞置之事州縣一作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一作相謂曰且未要一作可行不久必更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畧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一作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一作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一作中臣庶一作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一作天

下其可得乎此不悛號令之弊一補也用人之法不
過賞罰賞罰而巳用人之法不道然賞及無功則恩
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非
太祖時太祖皇帝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
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點全斌與諸
將立法及江南犯下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
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一明也如昨一作關西
用兵四五生矣一有賞罰之際天將以無功罷者依
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
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

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
矣所謂賞不足勸威一作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
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一有也自兵動以來
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畧言其一二
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
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一有兵額
者少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一作也新
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土教者非將
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一作往來州縣愁一作
嘆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一作弱之人又無訓齊精

練之法一作術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一作
効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一作器械造器械一作器械造器械一作器械之際
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善道塗一作然然而鐵刃不剛
一作鋼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
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
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一作無
之法教老一作小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
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
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一有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
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一作

言一有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
用兵聞智不聞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
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
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
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
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
五萬一作十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
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
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一作萬人
下有其他以三五千人立功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
塞外者不可悉數十六字

快而去則古之屠鈞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
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有
委之要地四字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
日澶淵之卒幾為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
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幸去舊弊奮
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
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
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一作報
又下有又何患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
於無將我一句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藥者必尋其起藥

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一作兵興而
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勤兵單
于一作萬基不過十八萬一作十尚能因其一作無國力況未
若一作無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一作所以
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
者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
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
理一有無將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一有無將
取一有無將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

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尔今若勅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吳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詞論作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我河北陝西則難以力支一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

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吳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吳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蒼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此字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力字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

許其出師况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
方幸吾憂河社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
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
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弱此可攻之
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
下一有不以臣言詔執事之臣熟路一作詔四議而行
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况今文武列職一作文武常選徧於
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
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

臣勤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
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
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
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
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一作不行一旦臨事要人
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
議者或謂以一有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黜責為退不
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
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一十無上有賊汗者各舉貪
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者一作好財利求之人性庸

暗者各舉不材之人一有守庸節者乃朝廷不問是舉公幹之人十字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公一作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誅一作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渚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賊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已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聚胥羣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賊吏與不材之人為害等耳今賊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

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消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材一不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連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為社稷生民留意一作惟誅直甘侯臣脩昧死再拜

居士...卷四十六

...年秋七月男...編定

...年三月...人...校正

...伏見伏見...所據...伏思...惟...
...武好周兵...
...房...
...今朝...
...皆嘗...
...則不...
...愈少...
...至於無人...
...漢武好武...
...漢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功收...
...事之不集...
...所謂賞...
...責功...
...堅以百萬之兵...
...愈少...
...漢武好武...
...漢

居士集卷第四十卷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七

書八首

荅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脩頓首再拜啓急脚步一作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
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欣慰之至我秋
侵邊自古常事遣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
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
為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徃徃竊託門下之名矧
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括之才有必成功之
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為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



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况聞狂虜猖蹶屢有斥指
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
凡此數事在於脩葺尤為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
不幸備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為世俗見許此豈
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
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有三字
一未事耳有不待脩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為辭
况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
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
當作亦不為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

辱嘉命此一端也一非此下云某雖儒生不知兵事
利否事之如何要在成功不限遲速某近至京師屢
於諸公問畧聞諸言攻守之計此實當時之宜非深
思遠見者孰能至此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
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唯在上者以知人為
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
知知之不盡士不為用今奇怪豪雋之士往往蒙見
收擇顧用之如何爾一有此在明然尚一作慮山林
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
宜少一作亦思焉若脩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
敢効庸人苟且樂安佚也一本此下云伏蒙示書

聲至其門非執事過見棄稱何以及此况
畏然其已以親老為辭更無可往之理惟幸察
焉

答李詡第一書

脩自入至脩書及性詮三篇曰以質其果是非有夫
自信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
子自謂夫子與孟荀楊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
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質於脩使脩有過於夫子者
乃可為與一作吾子辯况脩未及孟荀楊韓之一二也
脩非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也世無師久矣尚賴朋
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固
樂與學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益於人

亦也况如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因樂為與
吾子辯也苟尚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既吾子
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脩何所說焉人還索
書未知所答慚惕慚惕脩再拜

答李詡第二書

脩自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亦
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
思與吾子卒其說脩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
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
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
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表刺也書
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
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脩
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
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
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
絕而無言善惡之言者鮮而又不生於性而言也論語
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
禮樂問脩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

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
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
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
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
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
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
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
以及之而不究也脩身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
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
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夫以予之汲汲

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一作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者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脩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耶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耶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不脩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念

作狂是也能脩其身雖小人而為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為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為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為君子者以脩身治人為急而不窮性以為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楊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

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為意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為推此字無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詭詭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與荆南樂秀才書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贊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此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答宜遂絕而再辱書再而未答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脩者天下窮賤之人尔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為謀而然也然蒙索僕所為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為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主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

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
為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負標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
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
時文者皆穿鑿經傳移以儼彼以為浮薄惟恐不悅
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
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為不足以稱有
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為庶幾有立然言
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為彼則獲譽為此則受禍此
明効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為功亦不易也僕天
姿不好而強為之故比時人之為者尤不工然已足

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
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
勅學耆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為
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
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
其前所為既不足學其後所為慎不可學是以徘徊
不敢出其所為者為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
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為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
為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既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

答吳克秀才書

俯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
讀之浩乎若干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
爾亦夫辭豐意雄霽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
猶自患張張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
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
力不足動人世之欲毀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矣
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
為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六字一作惠若
有所責一作得此字無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
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

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
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
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
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
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
一作讀春秋者如無詩書何其用功少而至此字一作然於至也聖人
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於有字文不難而自至
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
雲仲淹方勉焉以模三字一什疆言語此一無此字
雄者十字道未足而疆一作言者也後之惑者徒

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此句一作又故愈

力一無此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

軒序以下無此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作

不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一作入于淵泉無

不之也一有先輩一作下之文浩乎霽然可謂善

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

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

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

幸甚幸甚脩白

上社中丞論舉官書

具官脩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脩前伏見舉南京留

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

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

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

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

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

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

罷脩獨以為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

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尔若止

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

非也若隨以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
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
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
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
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
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為某事
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
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
擲殿階陛一作上中令色不動挿笏帶間徐拾碎紙袖
歸中書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

二臣者彼之敢尔者盖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
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
是偶舉之也邪一作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
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
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為
主簿尔非言事也待為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辭一辭
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
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
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
十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

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
事自信猶不異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
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
舉動也况今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
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
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
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今
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
下伏惟幸察焉

與魯鞏論氏族書

能一有白一有曾居先 人惠書其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脩於
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
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一作尤不
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
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為漢都鄉侯至四世
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
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
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
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

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纁
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為都鄉侯
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
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
此若曾氏出於鄆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為曾氏者尔
非鄆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鄆氏者是也揚先
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為江浙發運制置
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
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文字尋究一有不能幸察
吞求咸其

齊頌首白州人一作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
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
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儒者之於學博矣而
又苦心勞神一作疲精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一作考千歲
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
顧無窮之來者欲為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
而少功者哉然而一有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
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
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
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

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六經可以俟聖人之
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一本二字其可已乎足下於經
其利一作其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脩學性一作性不
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
六經一作失傳之萬一得足下所為故尤區區而不能忘
也屬一作屬奉使出疆一作本二字忽忽不具一作本具得畫一作畫所一作所惟
時一作時字以自愛廬陵歐陽脩再拜

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陝西范龍圖

辭辟命書

知義

此下二字

李第書

而不究

此下

果善邪

果惡邪

本

而人性混矣

善惡二字

勤而教之

作勤

與南樂秀才書

當之未暇

答

無當之二

宜絕

字

益字

有切切

遺業

作遺

浮薄

作愧

于

作

為彼

受禍

不易

譽者

者

先

先

輩少年

方欲

如其

至之

是立

齊肩

於

兩漢之上也

可慎

不可

學

不

學

學

今可謂困有字下安足為足下所取信哉一作雖

答吳充才書何以能一作能先輩學精一作精別也一作下鮮

馬解一作喜易者有三字上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不為過也一作也又不知執事不

耕殿階上一作下終用二臣者一作無百十一作百幸察焉

一作幸察焉

與曾鞏論氏族書僻遠一作絕當仕一作當亦未有一作少

待鄧氏一作茶一作盥一作使一作有一作明一作字

答宋武書儒者之於學一作焉一作焉一作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八

策問十二道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二首

問學者言三統之義備矣然自孔子刪脩六經與其弟子論辯堯舜三代之際甚詳而於正朔獨無明文見於經者三正王者所以正一統蓋大法也豈宜略而不言歟抑隱其義以寓見諸書歟或者經籍散缺而失之歟自漢以未學者多增三統之說以附六經之文今所見者特因漢儒之說爾當漢承秦焚書聖經未備而百家異說不合于理者衆則其言果可信



歟夫衆辭淆亂質諸聖今考於六經孔子所筆何說
可以驗其信然歟不然商周末嘗有改歟豈其不足
為法聖人非之而不言歟請稽三王之舊典考六經
之明文以祛厥疑敢俟未對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道之
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
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
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一思致民於太平久矣
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
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匏民俗頑鄙刑獄

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
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
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
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
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滿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
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
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可施於今
願悉陳之無諫

問進士策三首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

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毋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魯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家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况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為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為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周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

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四畿井谷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為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議者也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無不官府制度皆襲秦法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禮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導民也使難行而

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
晚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主莽後周是也則
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
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
周禮之經其失也其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在者陳無
隱

問古者為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
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百里而三所自治者千里而
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
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

都邑建宗廟鄉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練武士
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
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
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一作郡之吏奉行而已是
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体則為繁勞有矧矣其州
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
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
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之
一作民刑以防之一作此其淺者爾專用也不阿
今自宰相至於州縣一有之字百一作有司莫不行文

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歛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
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為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
可得乎一有况民之混混乎此專務其淺而忘其夫
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儉
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
今一切恃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一伴大者煩而
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為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
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法政
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
宜禮樂刑政仁義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恃古之

其原何自脩復之方其術何治迹治亂通古今子
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禮樂之書散亡而雜出於諸儒之說獨中庸出於
子思子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說有
異一作乎聖人者何也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蓋孔子自年
十五而學學十五年而後有立其道又須十年而一
進孔子之聖必學而後至久而後成而中庸曰自誠
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生而知之也自明
誠學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謂學而知之者孔子必

須學則中庸所謂自誠而明不學而知之者誰可以當之歟堯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蓋思之不能無失耳故曰惟帝其難之舜之於事必問於人而擇焉故曰舜好問禹之於事已所不夾人有告之言則拜而從之故曰禹拜昌言湯之有過後知而作字告必改故曰改過不悛孔子亦嘗有過故曰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而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堯之思慮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湯與孔子常有過此五君子者皆上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猶有不及則中庸之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誰可以當之

歟此五君子者不足當之則自有天地已來無其人矣豈所謂虛言高論而無益者歟夫孔子必學而後至堯之思慮或失舜禹必資於人湯孔不能無過此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誠明不可及則怠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傳之謬也吾子以為如何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

問昔者禹治洪水奠山川而堯稱之曰萬世之功也蓋遭大水莫如堯致力以捍作能大患莫如禹別四海九州山川地形盡水之性知其利害而治之有

法莫一作未詳如禹貢之為書一作詳也故後世之言知水者必本於禹求所以治之之法與其跡者必於禹貢然則學者所宜盡心也國家天下廣矣其為水害者特一河耳非有堯之大患也自橫壠商胡再決三十餘年天下無一人能興水利者豈有其人而弗求歟求而弗至歟抑不知水性而乖其導洩之方由禹貢之學久廢而然歟此當今之務學者之所留意也且堯之九州孰高孰下禹所治水孰後孰先考其治之之跡導其大水所從來而順其歸其小水則或附而行或止而有所畜然後百川皆得其宜夫致力於其

大而小者從之此豈非其法歟然所導大水其名有幾夫欲治水而不知地形高下所治後先致力之多少及其名與數則何以知水之利害故願有所聞焉夫禹所以通治水之法如此者必又得其要領悉陳之無隱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為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為其

民者亦有政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作期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補祭作祭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豈弟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昔簡不能備舉故其未幾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為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為言之

周六十四卦所謂易者聖人之書也今謂之繫辭者謂之大傳者亦皆曰聖人之作也其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聖人則之又曰宓戲氏之王天下也仰觀于天俯察于地觀鳥獸之文近取字有講乎遠取物始作八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一書而四說則八卦者果何從而得乎若曰河圖之說信然乎則是天生神馬負八卦出于水中乃天地自然之文甫因設苞犧始自作之也如幽贊生蓍之說又似八卦且因著數而生爾至於兩儀

四象相生而成則又無待於三說而一有卦也故一說苟勝則三說可以廢也然孰從而為一廷乎卜筮自堯舜三代以來用之蓋古聖人之法也一不必窮其始於古遠茫昧之前然繫辭聖人之作也必有深旨幸決其疑

問進士策四首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一不復者千有餘歲見為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亦雖不同而其文章

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為乎然亦不害其為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為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民字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于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為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沿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為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一作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

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
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
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一有法谷差又何如其
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子不語怪著之前說以其無益於事而有惑於人
也然書載鳳凰之來舜詩錄乙鳥之生商易稱河洛
出圖書禮著龜龍游宮沼春秋明是非而正王道六
鷓鷯鵠於人事而何干士南本功德於后妃麟璽騶
虞豈婦人而來應昔孔子見作俑者歎其不仁以謂
開端於用殉也况六經萬世之法而容異說自啓其

源自秦漢已未諸儒所述荒虛怪誕無所不有推其
所自抑有漸乎夫無焉而書之聖人不為也雖實有
焉書之無益而有害不書可也然書之亦有意乎抑
非聖人之所書乎子皆不能論也惟博辯明識者詳
之

問為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
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
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
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謂三代質文有
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

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
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
興長短之執各由其人為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
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
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
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
國也然則孔子言為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為政必始
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
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
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歟

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子聖之所謂者有旨而季者弗
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對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
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
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
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
者設爵祿車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為士者修仁義
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于朝者知下之能副其
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于已故愈重此豈不
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

謂下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為之防以革進
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
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
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
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
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致其反古
一有伏自何時欲就今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
制稍復於古十二字
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
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
之厚歟二者兩不為之先其孰亦奚由而合也宜具

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臨江集卷第四十八

點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問進士策第二首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五都邑

建宗廟

一作諸侯之國小大數
十皆建邑立宗廟

問進士策第一首書傳之言

非言一井田井一作地聞其詳

也其說

一作聞

第四首

上熟我文一作上或不我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